

## 從文化觀點看檳榔之今昔

周明儀

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摘 要

熱帶植物檳榔，由於具有去瘴消食、下氣去痰的療效，卻不適合中原土宜生長，因此曾是古代南方藩屬之國進獻中土的貢品，也是富貴之家才能品嚐的珍稀之物，自漢代傳入中國之後，對中土的風俗民情因而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隨著歷史變遷，古人所謂的「瘴鄉」已隨著環境開發與醫藥衛生的進步而改觀。檳榔去瘴的醫療功能與交際應酬之用既逐漸式微，嚼食檳榔而嘴紅齒黑的形象也越來越不見容於文明社會；從醫學觀點來探討嚼食檳榔對健康的危害，更是教人心驚。此外，山坡地大量改植檳榔，對水土保持與生態維護也為害甚鉅，因此社會大眾對於檳榔的評價自然是弊遠多於利。

檢視歷史變遷中的檳榔文化，自貴如珍饈，屢被題詠，並具有醫療、社交功能的定位，轉變為如今食之有害健康、植之破壞環境的諸害之源，其質變結果既發人省思，其遞嬗之跡亦深具文化意涵。

**關鍵字：**檳榔、風俗民情、文化意涵

## 一、前言

所謂文化，廣義而言，可泛指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合，諸如天文、地理、動植礦物、醫藥、民俗、宗教、飲食、歷史、藝術、文學、哲學、科學……皆涵蓋其中，所關涉之層面及可細分之門類至為廣泛多元。對以農立國的中華民族而言，植物因自古即與生民關係緊密，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其資源既不斷被取擷運用，其型態特徵、生長特質與功能用途也在逐漸被觀察與了解中受到重視、評價，或是令人衍生聯想、啓發，因此與人群的生活關係日益密切之際，也不斷被注入人類的情感、思維，成爲人群互動或文學作品用於擬譬或興發情感的媒介之一，從而形成一部份與植物相關的文化現象或體系。

以中華民族爲例，植物資源的運用即與農牧、宗教、祭祀、醫藥、飲食、建築、繪畫、服飾、文學等密切相關，因此，植物歷經實用到觀賞、寄意的過程，不僅豐富了中華文明，也隨著歷史文明的發展而與文化範疇內的其他門類不斷相互補充、融合或交相影響而逐漸深化其影響；由此觀點來看待一些在歷史進程中，評價不斷轉變的植物，則別具文化意涵。

筆者考察相關文獻資料，發現檳榔這種植物，漢代時已被傳入中國，但因屬熱帶植物，在中原地區不是普遍爲人所知見或吃食之物，南方小國便以之做爲貢品進獻中國，因此曾是貴胄之家才有機會品嚐的珍稀之物，且在部分族群的人際互動中具有交際應酬與排怨解紛的功能，更是婚喪喜慶等儀節中不可或缺的禮品，在嶺南一帶還漸次演變出各種吃食方式。而且據醫書所載，檳榔具有去瘴、消食、下氣、驅蟲等療效，因此早期嚼食檳榔的形象與評價並不至於太差。只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環境的開發建設與醫藥科學的發達，古所謂「瘴鄉」幾已不復存在；而嚼食者卻嗜食成習，一些負面的影響也就漸次產生與擴大。若能深入了解檳榔這種植物的特性以及嚼食風氣的由來與演變，或許有助於更客觀地評價文明社會中的檳榔，從而啓發更宏觀的思維以面對文化承傳與社會進步間的取舍矛盾。

由於中國古代「植物學」側重於致用厚生，較缺乏科學的分析與學理的探討，因此未見如西方以實驗科學爲基礎之生物分類學，對於植物的研究探討大多是屬於就其外形特徵或功能用途闡釋字義的名物訓詁之說；或是側重其醫藥功能、經濟用途的本草、農政之書，而各家說法也時有出入，<sup>221</sup>因此筆者論述

<sup>221</sup>古代農業著眼於「衣食」，糧食生產以外除蠶桑二字，均被視爲「農餘」，故林業極不發達，而

醫藥本草之書則以載明藥材之藥性療效爲主。且自賈思勰《齊民要術·序》（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昭示：「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之後，著書談論花卉似爲有閑文人之雅事，爾後遂形成以怡情遣興之「花史」與關乎民生大計之「農經」分道揚鑣的局面。而以怡情遣興爲主之著作，多著重于品評、欣賞，或輯錄相關藝文掌故，且各地生長條件不同，縱使同類植物，作者所見亦恐有品種差異，加以各地方言有別，科學亦未臻昌明，植物分類標準及相關學理研究均未建立，因此時有各家說法紛紜，甚至南轅北轍情形。

架構先借助現代植物學與醫學研究成果，對檳榔這種植物的名稱類別、生長特性與功能作介紹，再檢索古代名物訓詁與醫藥本草、農政專書與史傳、方志、筆記或詩文題咏等文獻資料<sup>222</sup>，藉以考察自古迄今，檳榔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應用情形與淵源流變，冀能提供另一種看待檳榔文化的參考觀點。

## 二、檳榔釋名與功能概說

### (一) 檳榔名類闡釋與功用說明

檳榔為棕櫚科檳榔屬植物，主要分佈於熱帶，屬外來種植物，學名為 *Areca catechu L.*，其中 *Arecae* 是屬名，由馬來西亞土名拉丁化而來；種名 *catechu* 則是馬來語的「一種從植物中提煉出來的液汁」之意。在中國俗名甚多，有仁頻、賓門、洗瘴丹、螺果、菁仔等，台灣則以中南部栽培較廣。檳榔的樹形相當優美，樹幹筆直，環節明顯，葉子集中在樹幹頂端，成排種植時尤其美觀，很適合庭園造景。花為肉穗花序，每樹約有 3 至 4 穗。雌雄同株，雄花白色、雌花綠色果實成熟前為綠色；果實成熟後呈橙黃色。檳榔從定植到結果約 5 至 6 年，一次產 200 至 250 粒，可持續生產 50 年之久。果實添加石灰、老藤後，常被人用來咀嚼，除了中國南部之外，印度、錫蘭、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嚼食檳榔的風俗，迄今已沿續兩千多年。

有關檳榔的品種名類之別，歷來說法紛紜，<sup>223</sup>今則統稱檳榔，不加細分。中國文獻有關檳榔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漢代。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〇年），設置南海、交趾、日南等九郡，其中就包括海南、越南兩處檳榔產地，爾後檳榔便成為貢品進呈長安。司馬相如〈上林賦〉所謂：「留落胥餘，仁頻並閭」所稱仁頻（頻音賓），就是今之檳榔樹。<sup>224</sup>另《三輔黃圖》亦載：「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龍眼。

<sup>222</sup>檢索範圍先以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所收錄古籍與台灣文獻為主，再佐以《四庫全書》（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68）子部·譜錄類與農家類圖籍，以及《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台北：鼎文書局，1977）有關檳榔之論述而加以歸納探討。

<sup>223</sup>如陶宏景《名醫別錄》以為檳榔分三四種，出交州者形小味甘；廣州以南者形大味澀，又有大者名豬檳榔，皆可作藥，小者名蒟子，俗呼檳榔孫，亦可食。又稱向陽者為檳榔，向陰者為「大腹」。蘇頌《圖經本草》以小而味甘者為山檳榔。大而味澀者為豬檳榔。最小者曰蒟子。雷斅《炮炙論》稱尖長而有紫紋者為檳；圓大而矮者為榔。劉恂《嶺表錄》稱交廣一帶所產皆屬大腹子，真檳榔皆海外才有之。李時珍《本草綱目》指「賓」和「郎」都是對賓客的尊稱，檳榔可用以待客而得名；所謂大腹子，即豬檳榔，腹大形扁而味澀；山檳榔即蒟子，味近苦甘。至於以向陽向陰作為檳榔、大腹之別則非也（詳見《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五卷·檳榔釋名，頁 67520-67521）。實則依植物生長通性而言，向陽者通常較綠，背陽則果實較白皙，然而一樹檳榔結子甚多，果實垂墜重疊，向陽背陽實難以界定。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卷十六·器語，1985.4 第一版，頁 630）則據蘇頌《圖經本草》再加補充，以小而味甘者為山檳榔。大而味澀者為豬檳榔。最小者曰蒟子，又名公檳榔。圓大者名母檳榔。

<sup>224</sup>見李善等《增補六臣注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80）〈上林賦〉引郭璞說，頁 158。

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柑橘皆百餘本。」<sup>225</sup>至於對檳榔進行詳細介紹，最早則見於楊孚《異物志》。楊孚，漢和帝時（89-105年）人，梁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其書曰：

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柱。其顛近上未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癩焉。因坼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為實，大如桃李。又生棘針，重累其下，所以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硬如幹棗。以扶留、古貴灰並食，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飲啖設為口實。<sup>226</sup>

晉朝嵇含的《南方草木狀》中亦寫道：

檳榔「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條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哆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以掃天。葉下係數房，房綴數十果，實大如桃李，又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剝其皮，鬻其膚，熟而貫之，堅如幹棗，以扶留藤、古貴灰並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為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錢。

二書均描述了檳榔莖幹初生若竹，引莖直上日趨堅硬，不生分枝而葉生頂端的外形特徵，還介紹了藥用和吃法，可知最晚在東漢時期，中國已知檳榔具下氣助消化之效而應用於醫療；南土之人更以之作為應酬交際之用。宋朝羅大經《鶴林玉露》另指出可以檳榔代茶禦瘴：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禦瘴，其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食之久，則薰然頰赤，若飲酒然，蘇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醒頓解，朱晦庵所謂檳榔收得為去痰也。三曰：飢能使之飽。蓋空腹食之，則充然氣盛如飽，飽後食之，則飲食快然易消。<sup>227</sup>

古代各種醫藥本草書籍，幾乎都載及檳榔這一味中藥，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綜理諸說，指出檳榔具有消化、健胃、驅蟲與去瘴、止瀉的療效。<sup>228</sup>以今之藥學觀點分析其成分，主要是因為檳榔含有多種生物鹼，所以果實（今日所謂檳榔芯）可用為健胃劑、驅蟲藥。皮（今日所謂檳榔花）則有治腹脹、消水腫等藥效，此外，檳榔還是臨床上治腳氣的要藥。南方古來為瘴癘之鄉，所謂瘴癘，無非是各種寄生蟲、細菌、毒素等在高溫高濕環境下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檳榔擁有這麼多功效，自然成為早期瓊、粵一帶與台灣人民日常衛生健體的

<sup>225</sup>《三輔黃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四六八，1983），頁468-18。

<sup>226</sup>賈思勰撰，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卷十·檳榔，頁600。

<sup>227</sup>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唐宋筆記叢刊》，1985）卷之一·檳榔，頁247。

<sup>228</sup>詳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第三十一卷·果部三·檳榔，頁1829。

重要副食。現代醫學甚至發現檳榔中的「檳榔鹼」成份如果適量運用，可能有助於減輕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sup>229</sup>

## (二) 檳榔的食用方式

檳榔被取以食用的部位，主要是果實。綜觀古籍所載之吃食方式，古今略有不同，茲分古法與今式二項以供對照。

### 1、古法：煮熟、生食、曝乾（陰乾）、鹽漬

有關檳榔吃法，《齊民要術》引楊孚《異物志》，有「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之說，意指剖開外皮後煮熟其內層果肉即可貫串供食。《南方草木狀》則稱：「檳榔，三月花色，仍連著實，實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黃；剝其子，肥強不可食，唯種作子。青其子，並殼取實曝乾之，以扶留藤、古賁灰合食之，食之即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sup>230</sup>則檳榔在南北朝時之吃法至少有煮熟後食；青者曝乾後合以扶留藤、古賁灰食之；逕取而生食三種。唐蘇頌《圖經本草》稱檳榔生食苦澀，嶺南人以扶留藤與瓦屋子灰共食則柔滑甘美；入北地者則先以灰汁煮熟焙乾以便久存<sup>231</sup>，則逕取生食者應不多。《太平御覽》引《雲南記》之說，有：「雲南有大腹檳榔，剖之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陰乾則可久停。」<sup>232</sup>的記載；《小琉球漫誌》注亦稱：「臺地檳榔乾即大腹皮，裹以萇葉、石灰，食之刺口。惟初出青色大如棗者，名檳榔棗，不用萇葉，惟夾浮留藤及灰食之。」<sup>233</sup>則曝乾或陰乾都便久存，唯青者合以扶留藤、石灰食之；乾者則裹以萇葉、石灰；生食較苦澀，逕取而食之者應不多，<sup>234</sup>故多未言及，唯《廣東新語》稱海南人喜生食：

實未熟者曰檳榔青，青，皮殼也，以檳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瓊人最嗜之。焦連殼者曰棗子檳榔，則高、雷、陽江、陽春人嗜之。以鹽漬者曰檳榔鹹，熟者曰檳榔肉，亦曰玉子，則廉、欽、新會及西□、交趾人嗜之。熟而乾則廣

<sup>229</sup>根據美國加州大學藥學博士鄭慧文在「英國心理學期刊」指出，精神分裂患者嚼食適量檳榔，有助於減輕病情，因為檳榔含有「檳榔鹼」成份，對人體的影響類似於神經訊息傳導物質「acetylcholine」。這種物質會讓腦部的多巴胺減少，達到類似於精神分裂症藥物之治療目的。相關論述轉引自 <http://e-info.org.tw/topic/plant/Arecae-catechu/Arecae-catechu.htm>。

<sup>230</sup>《南方草木狀》卷下·果類，頁 265。

<sup>231</sup>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五卷·檳榔集解，頁 67520-67521。

<sup>232</sup>李昉等《太平御覽》（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冊九 00，1968）卷九七一。

<sup>233</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三，1957）卷四·瀛涯漁唱，頁 38。

<sup>234</sup>《苗栗縣志》卷五·物產考·果屬：「《赤嵌集》云：『檳榔，即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

而食；臺人於未熟時食其青皮；細嚼麻縷相屬，即大腹皮也』。《淡水廳志》謂：『檳榔和萇藤葉食之，能醉人，可祛瘴』。又謂：『萇藤，一作扶留，土人誤為老似老藤葉，即萇葉也』。近見大甲、苑裏等處以檳榔和萇子、桂子及灰同啖，萇子長寸餘，皮多花點如蟲狀，味香，略似桂，號為萇花。按《臺灣志略》謂：『檳榔自孟秋以至孟夏發生不絕，與椰肉、香藤、萇葉夾灰同啖；惟六、七月始無，臺人以薰乾者繼之』視今苗俗無甚異。」，頁 77。

州、肇慶人嗜之。日暴既乾。心小如香附者曰乾檳榔。則惠、潮、東莞、順德人嗜之。當食時。鹹者直削成瓣。乾者橫剪為錢。包以扶木□雷。結為方勝。或如芙蕖之並跗。或效蛺蝶之交翮。內置烏爹泥、石灰或古貴粉。<sup>235</sup>

書中對南方各地偏好的檳榔口味及作法也都做了說明。《諸番志》則依採收時節與品種之別加以比較：

檳榔……春取之，為軟檳榔；俗號檳榔鮮，極可口。夏秋採而乾之，為米檳榔；漬之以鹽，為鹽檳榔。小而尖者，為雞心檳榔；大而扁者，為大肚子，食之可以下氣。三佛齊取其汁為酒，商舶興販泉、廣，稅務歲收數萬緡。惟海南最多。鮮檳榔、鹽檳榔皆出海南，雞心、大肚子多出麻逸。<sup>236</sup>

綜上所述，則檳榔的食用方式，早期在廣東、海南與台灣，除生食、陰乾之外另有鹽漬之法，而生食因採摘時期不同，滋味有別，所用添加物亦有差異。至於「扶留（浮留）」，依《小琉球漫誌》所載，似與「萇」有別，然或謂「扶留」即「萇」，或稱「萇」，<sup>237</sup>是生長於熱帶的胡椒科植物，其花與莖葉皆具辛

<sup>235</sup>《廣東新語》，頁 629。

<sup>236</sup>趙汝适《諸番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一九，1996）·卷下·志物，頁 48。

<sup>237</sup>丁紹儀《東瀛識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二，1957）·卷五·海防·物產：「萇草，一名萇，又名扶留，藤蔓生，葉如桑，花如僵蠶，色綠，味辛，或云即華芡；根為萇藤，色白微紅，臺人取之，切片長寸餘，和蠣灰夾檳榔棗食之；葉以斤論，運鬻內地，年以數百萬斤計；閩廣人食檳榔，多裹以萇葉，味尤辣」，見頁 59。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四，1957）卷三·赤崁筆談·物產篇引用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十六有詩題曰『頃在嶠南，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萇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云云。萇藤一作浮留藤，土人誤作為「萇」；字釋無「萇」字，見頁 58。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三〇，1958）卷下·草部·萇草釋「萇」：「一名萇，又名扶留藤。蔓生，葉如桑花、如僵蠶，色綠味辛；或云即華芡。根為萇藤，色白微紅；臺人取之切片，長寸餘，和蠣灰食之。葉以斤論，運鬻內地，年以數百萬斤計。閩、廣人食檳榔多裹以萇葉，味尤辣」，見頁 17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二一，1962）卷十八·物產（二）·草木·草之屬·附考：「萇草蔓生，葉如田薯；枝柔而長，延繞十餘丈，花類僵蠶，綠色味辛，根為萇藤；色粉紅，取切片夾檳榔，食之甚香。花、葉和食，根、葉、花味各別。……浮留藤，即蒟，《說文》：『蒟，蔓生，子如桑椹，苗為浮留藤』，左思《蜀都賦》所謂蒟醬，取其子為之，粵人夾檳榔用葉，臺人憎其辣，獨用藤；俗名萇藤。……削皮脆如蔗，子如松蕈初吐，俗號萇花；橫切小片，文白點點如梅花，更香烈，類雲南蘆子，見頁 621-622。按「萇」，「正韻」無此字；或作『萇』」。沈茂蔭《苗栗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五九，1968）卷五·物產考·果屬稱：「萇藤，一作扶留，土人誤為萇似萇藤葉，即萇葉也」。近見大甲、苑裏等處以檳榔和萇子、桂子及灰同啖。萇子長寸餘，皮多花點如蟲狀，味香，略似桂，號為萇花。按李元春《臺灣志略》謂：『檳榔自孟秋以至孟夏發生不絕，與椰肉、香藤、萇葉夾灰同啖；惟六、七月始無，臺人以薰乾者繼之』視今苗俗無甚異」（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八，1958），見頁 77。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九二，1963）卷六·物產·草之屬：「萇草：即扶留藤，一名萇藤，夾檳榔吃，根美於葉。按浮留藤即蒟。《說文》：『蒟蔓生如桑椹，苗為浮留藤』。左思《蜀都賦》所謂蒟醬，取其子為之。粵人夾檳榔用葉，臺人憎其疏，獨用藤，俗名萇藤；即萇藤也」，見頁 280-281。

芬，供嚼食檳榔及調味用。「古賁灰」，係燒蛤殼為灰，又稱「牡蠣粉」。<sup>238</sup>

## 2、今式：湘式熟制與台式生食

至於今之華人，食用檳榔的方式大抵分湘式熟制吃法與台式的生食吃法二種，所謂湖南熟制吃法，早期是先以灰汁將檳榔煮熟，再以火焙熏乾，因為湖南在宋代以前也是「瘴鄉」，但不產檳榔，因此用此「久存」之法；今則多從熱帶地區如海南島、泰國和臺灣進口，食用方式分為乾殼和加工兩類，以後者為多。乾殼檳榔是直接咀嚼食用；加工的則浸泡、焙乾後外殼再上焦糖，甚至有芝麻、桂花、薄荷、奶油等多種口味。<sup>239</sup>

臺灣目前最普遍的吃法有兩種：一種是將檳榔剖開，中間加上一塊荖花<sup>240</sup>和一些石灰及其他佐料；另一種方式則是在荖葉上塗石灰再包檳榔而不加荖花，而且佐料的配方還不斷翻新，<sup>241</sup>各有獨門配料。檳榔從業人員把未加工前的檳榔叫「菁仔」，加工後可食用的統稱「檳榔」。一般檳榔攤的檳榔有三種形態：一為菁仔加紅灰<sup>242</sup>和荖花；另二種為「包葉」：一為葉上抹紅灰，再包菁仔；另一種是荖葉抹白灰，再包菁仔。為了區分後兩者，一般檳榔攤，荖葉光面在外是抹紅灰，反面在外為白灰口味。以往菁仔青黃不接的時期，偶有用盛產期晒乾或浸漬的加工品，但消費者接度不高，後來便採泰國菁仔替代，故少見加工品。檳榔的風味，除紅灰的調製是關鍵外，切片荖花的厚薄大小也有影響。為讓產品規格化，業者甚至在「菁仔」的篩選與分類、切「菁仔」兩頭及剖半與剪裁「包葉」檳榔的葉型大小等工作都有專人分工；且未免荖花早切鮮度受損，切荖花及填檳榔的工作也有專人負責。

只是無論湖南或台式吃法，今日嚼食檳榔的目的，除了保留應酬交際功能

<sup>238</sup> 賈思勰撰，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引《蜀記》有：「又有蛤，名古賁，生水中，用燒以為灰，曰牡蠣粉，先以檳榔著口中，又取扶留藤長一寸，古賁灰少許，同嚼之，除胸中惡氣」之說，頁622。

<sup>239</sup> 取材自維基百科 [www.wikipedia.org](http://www.wikipedia.org)，2008.4.20 與〈湘潭人吃檳榔〉，<http://www.xtxc.cn/cate/xtbl2.htm>

<sup>240</sup> 荖花即雌性荖草的花穗，參見注17所引《續修臺灣府志》卷十八·物產(二)·草木·草之屬。

附考資料。在台灣常取荖花或荖草的地下莖（荖藤），夾在檳榔中，然後外面包裹其葉來嚼食。

<sup>241</sup> 市售食用檳榔基本上是以檳榔的果實除去果蒂，隨果皮邊緣切開，包上荖藤的花，及各種已知和未知的添加物如石灰、中藥(含甘草、參葉、參鬚粉、孩兒茶、肉桂、黃蓮粉、萬點金等)、香料或柑仔蜜，據說甚至有不良業者還會攙入禁藥使人成癮。

<sup>242</sup> 紅灰是檳榔業者在近幾十年研發出的產品，據說以往菁仔的配料，不是白灰就是黑灰（目前南投縣雙冬仍有）。黑灰是以草膏與兒茶合煮的原汁，再沾石灰而成；紅灰則是黑灰加白灰加香料的新產品，主要含有鞣酸、兒茶素以及色素。在高劑量時有苦味及收斂作用（主要由鞣酸而來），低量時則在食用後有甜味。嚼食檳榔日久之後，牙齒會覆上一層黑褐色物質，便是兒茶素使然。另外，由於檳榔本身酸性高，口味不佳，因此添加石灰中和，比較可口，亦可以使添加物中的色素成紅色，所以不管添加紅灰、白灰或黑灰，甚至湖南的蜜餞檳榔，嚼食後都是紅色的汁液。

外，已不再是為驅蟲禦瘴、下氣消穀，而是為了提神<sup>243</sup>或是解饞，甚至是基於好奇或追求刺激，這恐是古人始料所未及之事。

### 三、文獻中與檳榔有關的民俗風情

檢視歷代史籍，可見許多關於南海小國出產檳榔及其風俗的記載；而這些藩屬小國對檳榔的重視與喜好，在進貢中國後也逐漸形成影響，如《南齊書》形容扶南物產：「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sup>244</sup>《梁書》載永明二年幹陁利國上表稱臣，末附貢品名單，就包括「瑇瑁檳榔杵一枚。」<sup>245</sup>也就是一個玳瑁做的檳榔盤；《舊唐書》稱「林邑國」的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四時皆食生菜，以檳榔汁為酒。」<sup>246</sup>《宋史》稱檳榔：「皆非麩麥所醞，飲之亦醉。」<sup>247</sup>以檳榔汁為酒，必別具風味。檳榔在當時南方小國雖是常見物事，可也被當作婚嫁大事的隨禮，《新唐書》稱「南蠻」：「凡嫁娶，納檳榔為禮，多至二百盤。」<sup>248</sup>《宋史》更具體的記載「勃泥國」嫁娶前婚聘次序為：「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sup>249</sup>至於平時饗客，亦多用之。在「真臘」則：「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sup>250</sup>「交阯國」亦：「以檳榔相遺，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sup>251</sup>另有以檳榔葉來代紙書寫，取其能芬芳滿室者，如《元史》稱緬甸：「緬國為西南夷，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sup>252</sup>至於國王出巡，檳榔甚至也是儀仗之一，據《明史》形容：「出乘象，

<sup>243</sup>檳榔中的檳榔素會促進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作用，使人提高警覺性、增加唾液分泌、發汗，甚至手抖、顏面潮紅、嘔吐。正常狀況下，交感神經興奮時，副交感神經會受到抑制；但吃下檳榔後，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一起興奮，在心跳加速，血流通過速度加快的同時，血管卻收縮，反而會引發心律不整或心悸、呼吸困難，見林淑芬〈常吃檳榔也會引毒上身〉，《自立晚報》，1999.03.26·醫療保健版。

<sup>244</sup>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五十八·列傳第三十九〈東南夷·扶南〉，頁1015-1017。

<sup>245</sup>魏徵《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幹陁利國〉，頁794。

<sup>246</sup>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一百九十七·列傳第一百四十七〈南蠻·林邑國〉，頁5269。

<sup>247</sup>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四百八十九·列傳第二百四十八〈外國五·三佛齊〉，頁14088。

<sup>248</sup>歐陽修、宋祁《新校本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二百二十二·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蠻下·哥羅拘婁蜜〉，頁6300。

<sup>249</sup>《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傳第二百四十八〈外國五·勃泥〉，頁14094。

<sup>250</sup>《新校本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蠻·真臘〉，頁-6301。

<sup>251</sup>《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列傳第二百四十七〈外國四·交阯〉，頁14060。

<sup>252</sup>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二百十·列傳第九十七〈外夷三·緬甸〉，頁4655。

則繡女執衣履、刀劍及檳榔盤以從。」<sup>253</sup>直到清朝，越南的貢品中仍有檳榔，朝廷因而賜予越南國王檳榔盒、茶葉等回禮。<sup>254</sup>

又據南宋祝穆《方輿勝覽·海外四州·瓊州》所載：

瓊人云：『以檳榔為命』；其產于石山者最良，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非檳榔之利，不能為此一州也。郡城環百里絕無水，惟烈村有石井，諸村三五里內盡焉，每每用葫蘆負水以歸，其人經月不盥手，每取草上露濡手。遇雨，則檳榔樹下溜水甕中，雖久不壞。在本縣有瓊山、白玉二村，其石皆白，似玉而潤，種諸其上特美，所產檳榔其味尤佳。<sup>255</sup>

則檳榔不僅味美堪食，對瓊州人竟還有「溜水」供久存之效。

由文獻記載可發現古代南方小國對檳榔的重視與喜好，在進貢中國後，也對中土逐漸形成影響。自魏晉南北朝伊始，文人對檳榔多所形容描摹，似可窺知檳榔已從南方人民的保健食品，一變而為北方貴族的高級休閒食品而漸流行於長江流域，如《宋書》所載，劉穆之少時家貧，但是又喜歡喝酒吃檳榔，屢向其妻舅乞食之。其妻舅嘲笑他說檳榔可以幫助消化，但是劉穆之既常挨餓，應該不需要吃食才是。劉穆之發達後，一日其妻舅去拜訪他，他就刻意以一個金盤盛滿檳榔招待。<sup>256</sup>另如梁沈約〈竹檳榔盤〉詩有：「幸承歡酌餘，寧辭嘉宴畢」云云，意指戚友常相互饋遺檳榔，喪葬則作為供品，足見檳榔已進入士人的生活與社交。又如《宋書·任昉傳》所載，任昉不但自己愛吃檳榔，他父親任遙也是「性重檳榔，以為常餌」的癮君子。「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sup>257</sup>所以任昉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據《南齊書》所載，文獻王嶷臨終對兩個兒子交待遺言，先是「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的訓誡，治喪則「三日施靈，唯香火、盤水、盂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傘。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盂飯、檳榔便足。」<sup>258</sup>身後事一切簡省，唯獨對心愛的檳榔無法割捨，還叮囑子孫初一十五聊作牙祭，也堪稱一絕。而歷代筆記史料如《澗水燕談錄》<sup>259</sup>、《鶴林玉露》<sup>260</sup>、《賢博篇》<sup>261</sup>、《廣東新語》<sup>262</sup>、《洽

<sup>253</sup>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卷三百二十三·列傳第二百十一〈外國四·文

郎馬神〉，頁 8380。

<sup>254</sup>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1 第一版，據光緒 25 年石印本）禮部四·卷五百四·禮部二一五·朝貢三·貢物二，頁 840。

<sup>255</sup>祝穆《方輿勝覽》（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據宋嘉熙三年(1239)建安祝氏刻本影印本）卷四三〈海外四州·瓊州〉。

<sup>256</sup>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列傳卷十五·列傳第五·劉穆之，頁 427。

<sup>257</sup>《南史》列傳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頁 1452。

<sup>258</sup>《南齊書》列傳·卷二十二·列傳第三·豫章文獻王嶷，頁 417。

<sup>259</sup>王闢之《澗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1981 第一版）卷第八·事誌三十六，頁 105。

<sup>260</sup>《鶴林玉露》頁 247。

<sup>261</sup>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廬雜識》<sup>263</sup>等，也都有川、廣、嶺南一帶土宜適合檳榔生長，人多嗜食檳榔的風俗記載。

由此看來，嶺南一帶可能受漢代以來南方小國的影響而漸有吃食檳榔之俗，而且此風逐漸北傳，曾是古代中國上層社會或富貴之家流行吃的東西，因為檳榔產於南方，北方遂視檳榔為珍品，多是富貴人家才有機會品嚐。直到清朝，越南的貢品中仍有檳榔，而且朝廷對廣西一帶與安南貿易的檳榔進口還明訂稅賦；<sup>264</sup>甚至禮部會試，備辦試官考場所需時，原先竟還開列了菸酒檳榔等雜項開支，以致被彈劾查裁。<sup>265</sup>而富貴之家也有許多老翁、公子哥兒，婦人流行吃檳榔，常隨身帶著一個小檳榔袋，如《儒林外史》中的湯六老翁隨身一袋檳榔，摸出來就嚼；<sup>266</sup>《紅樓夢》第六十四回寫嗜食檳榔的賈璉藉故進寧國府，巧遇尤二姐，便無話找話說：「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的調情描寫。<sup>267</sup>

#### 四、藝文題詠中的檳榔評價

由於檳榔屬於熱帶植物，因此在古代中國，除非來到南土，可親炙其風采，或治病驅蟲之故，需要用到這味藥材，否則有些人終其一生可能都無緣親見其植株，更遑論品嚐它的真實滋味或認識各種吃法，因此漢代以來，屢被南方藩屬小國作為貢品進獻，中原地區也是富貴之家才有經濟餘裕以之做為下氣消穀的保健食品，不少文人還以之發為題詠，評價並不致太差。如晉人俞希〈與韓康伯箋〉便對檳榔植株外形與生長習性有詳盡描繪：

檳榔信南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殖。<sup>268</sup>

字裡行間對於其樹形優美，但性不耐寒而不得北植，似有不少遺憾。而梁劉孝綽形容檳榔滋味，有詩曰：「別有無枝實，曾要湛上人。羞比朱櫻就，詎

---

1987.8 第一版，1997.11 第二刷）亦有：「廣人以檳榔為上品，一切行禮必用之。客至，必出

檳榔、菓葉」云云，見頁 4343。

<sup>262</sup>同注 11，頁 457。

<sup>263</sup>陸以湑《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1981 第一版）卷七·檳榔，頁 371。

<sup>264</sup>《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戶部九四·雜賦四·落地牛馬豬羊等項雜稅，頁 908。

<sup>265</sup>《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禮部二·卷三百六十·貢舉三二·供具，頁 1256-1257。

<sup>266</sup>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3 初版）第二十四回，頁 425。

<sup>267</sup>曹霑《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1984）第六十四回，頁 1012。

<sup>268</sup>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三，頁 2225-2。

易紫梨津。莫言蒂中久，當看心裏新。微芳雖不足，含咀願相親」，<sup>269</sup>意指檳榔雖不及櫻桃甜美、紫梨津潤，而別具滋味，值得賞薦。

庾信寫檳榔抽穗開花，結實纍纍甚為可觀，亦有：「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sup>270</sup>云云。另如梁王僧孺對檳榔也有「萍實非甘，荔葩慚美」的讚譽，宴會時更設為佳薦；<sup>271</sup>梁庾肩吾亦對檳榔植株與其果實滋味有：「形均綠竹，詎掃山壇，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踰紫柰，用兼芳菊，方為口實，永以蠲痼。」<sup>272</sup>的頌詠；其〈謝東宮賚檳榔啓〉更對嚼食檳榔發出：「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含棗。」<sup>273</sup>的禮讚。

南唐李後主的〈一斛珠〉：「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裏殘殷色可，杯深被香醪洩。鏞床斜嬌無那，爛嚼紅葦，笑向檀郎唾。」<sup>274</sup>詞中的「紅葦」即為檳榔渣，描寫能歌善舞的大周后嚼食檳榔，櫻桃小口為紅色汁液所染，更添嫵媚。或如張翥〈鷓鴣天〉：「汗巾紅漬檳榔液，錯認窗前唾繡。」<sup>275</sup>亦在強調嚼食檳榔倍增嫵媚之態。陳克的〈南歌子〉：「老去齊眉案，閑來坦腹床。相如何日從長楊。慚愧年年高會、索檳榔。」<sup>276</sup>則把銷魂斷腸，都寄託在檳榔，抒寫另一番滋味。

詩仙李白雖未直接品評這種嗜好，但在〈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中：「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sup>277</sup>則感時自傷，化用南史《宋書》劉穆之顯達後以金盤盛檳榔饗妻舅故事以自我解嘲；盧綸〈酬趙少尹戲示諸侄元陽等因以見贈〉：「且請同觀舞鸚鵡，何須竟哂食檳榔。」<sup>278</sup>則以劉穆之當年嗜食檳榔事作反面教材教育後輩。此外，檳榔因為南土物產，在唐詩中常作為送遠懷人的意象，如李嘉佑〈送裴宣城上元所居〉：「淚向檳榔盡，身隨鴻雁歸。」<sup>279</sup>元稹〈送嶺南崔侍禦〉：「桄榔面礪檳榔澀，海氣常昏海日微。」<sup>280</sup>也都有這樣的意含。

宋代蘇軾描寫檳榔，曾有詩云：「異味誰栽向海濱，亭亭直幹亂枝分。開花樹杪翻青籜，結子苞中皺錦紋。可療飢懷香自吐，能消瘴癘暖如熏。堆盤何

<sup>269</sup>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第一版，1984 二刷）梁詩·卷十六，頁 1838。

<sup>270</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四，頁 2408。

<sup>271</sup>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五十一，頁 3246-2。

<sup>272</sup> 同注 51，頁 3343-1。

<sup>273</sup> 同注 52。

<sup>274</sup> 《唐宋詞選注》（台北：華正書局，1982），頁 46。

<sup>275</sup> 葉申薌《本事詞》（台北：新文豐《詞話叢編》三，1988）卷二。

<sup>276</sup> 陳克《赤城集》（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卷三。

<sup>277</sup> 《全唐詩》（台北：盤庚出版社，1979）卷一六八·李白詩 12。

<sup>278</sup> 《全唐詩》卷二七七·盧綸詩 3。

<sup>279</sup> 《全唐詩》卷二〇六·李嘉佑詩 11。

<sup>280</sup> 《全唐詩》卷四一二·元稹詩 36。

物堪爲偶？萋葉清新捲翠雲。」<sup>281</sup>對檳榔的優美樹形與療飢消瘴的療效都有所肯定；被貶海南時戲題之作〈題姜秀郎幾間〉：「兩頰紅潮增嫵媚，誰識儂是醉檳榔。」與描寫海南女子頭插茉莉、口嚼檳榔的：「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sup>282</sup>之句，則將嚼食檳榔後身體發熱，兩頰因而潮紅的樣貌做了生動形容。楊萬里〈小泊英州〉：「人人藤葉嚼檳榔，戶戶茅檐覆土床。」<sup>283</sup>則是點出南方嗜食檳榔的風土民情之殊異；而黃庭堅亦好此物，請友人晏幾道代爲覓之而自嘲：「莫笑忍飢窮縣令，煩君一斛寄檳榔。」幾道還勸黃庭堅與他一同種植檳榔。<sup>284</sup>甚至理學家朱熹也說明自己食用檳榔以祛痰解穢，因此深有「錦紋縷切勸加餐，蜃炭扶留共一盤。食罷有時求不得，英雄邂逅亦飢寒。」<sup>285</sup>的體會。

元朝柳貫〈送文郎中赴交趾〉，對遠行之友有：「炎風苦雨煩珍重，萋葉檳榔取次嘗」<sup>286</sup>的叮嚀；楊維禎送人赴閩，對嶺南風物則有「香熏茉莉春醒重，葉卷檳榔曉饌頻」的聯想；<sup>287</sup>張翥初至漳州，寫下了：「檳榔新善啖，一解宿醒空」<sup>288</sup>的新奇體驗。呂成寫南海所見，則有「誰家女兒高髻妝，行春踏花屐齒香。留客不將茶當酒，銅盤萋葉進檳榔。」、「儋萬夷人不著衣，纈花黎布滿身圍。輕舟似葉爭飄海，載得檳榔換米歸。」的風情描摹。<sup>289</sup>

明人王佐〈詠檳榔〉則在蘇軾「紅潮登頰」的摹寫上更進一步發揮：「綠玉嚼來風味別，紅潮登頰日華勻。心含湛露滋寒齒，色轉丹脂已上唇。」<sup>290</sup>稱頌檳榔不僅心含湛露，風味別具，食之令人頰紅唇丹，氣色渥然。描摹檳榔滋味最生動具體者，則首推劉基描寫自己第一次吃檳榔的新奇經驗：

檳榔紅白文，包以青扶留。驛吏勸我食，可已瘴癘憂。初驚刺生頰，漸若戟在喉。紛紛花滿眼，岑岑暈蒙頭。將疑誤腊毒，復想致無由。稍稍熱上面，輕汗如珠流。清涼徹肺腑，粗穢無纖留。信之殷王語，瞑眩疾乃療。三復增永歎，書之貽朋儔。<sup>291</sup>

「刺生頰」、「戟在喉」的描寫，不難想像初嘗此物時的辛辣滋味與奇特感覺。

<sup>281</sup> 《蘇軾詩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再版）卷四十八補編〈詠檳榔〉。

<sup>282</sup> 釋惠洪《冷齋夜話》（台北縣：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冊四十六，1966）卷一。

<sup>283</sup> 《誠齋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十五。

<sup>284</sup>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卷一00九有〈幾道復覓檳榔〉、〈幾道復寄檳榔且答詩勸予同種復次韻寄之〉，見頁11533。

<sup>285</sup>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四·檳榔。

<sup>286</sup> 顧嗣立編《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初集·丁集，頁1167。

<sup>287</sup> 《元詩選》初集·辛集〈送貢尚書入閩〉，頁2034。

<sup>288</sup> 張翥《張睨庵詩集》（《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卷一。

<sup>289</sup> 《元詩選》初集·〈南海口號六首〉之一、二，頁661。

<sup>290</sup> 張豫章等奉敕編撰《御選金元明詩》（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sup>291</sup>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六·初食檳榔。

而郁永河《裨海紀遊》：「獨幹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分批，摘來還共蔓根嚼，贏得唇間浸染脂。」<sup>292</sup>的形容，則是對台人嚼食檳榔，唇齒盡紅的模樣印象深刻。

清朝來台官吏見台人以檳榔解紛做聘、嗜食以致唇齒盡黑的奇風異俗深感詫異，於是有「一抹腮紅還舊好，解紛惟有送檳榔。」、「檳榔萋葉逐時新，箇箇紅潮上絳唇。寄語女兒貪黑齒，瓠犀曾及衛夫人。」、「齒頰添香生酒量，檳榔古賁佐扶留。青青盛向金杵小，拾翠佳人減卻愁。」、「檳榔何與美人妝？黑齒猶增皓齒光；一望色如春草碧，隔窗遙指是吳娘。」<sup>293</sup>等題詠評價<sup>294</sup>。《台灣通史》的作者連橫也對檳榔的去瘴之功多所肯定，而有「盡日交遊持以贈，不時咀嚼味尤長。瀛壖自昔稱多瘴，佳實功宜補藥方。」<sup>295</sup>云云，至於清代以降有關檳榔之藝文題詠，因於本文「五、風格另類的台灣檳榔文化」將詳做說明，此遂不再條列。

但文人雅士對於吃檳榔的評價當然不是全都抱持肯定態度，如南宋范成大便直言嶺南人吃檳榔「唾如膿血，可厭」。<sup>296</sup>此外，檳榔雖有「驅蟲制瘴」、「除穢祛痰」、「下氣消穀」的療效，卻也有不可不慎的禁忌與多食の後遺症，唐代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有云：「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正氣已傷。」<sup>297</sup>蘇軾〈食檳榔〉詩亦深恐檳榔「面目太嚴冷。」、「中虛畏洩氣」、「日噉過一粒，腸胃為所侮。」<sup>298</sup>清人章傑〈瘴說〉更謂瘴癘之作，多因飲食過度，氣痞積結，檳榔最能下氣消食去痰，故人多食之；然而嶺南地熱，四時出汗，人多黃瘠，食之則臟氣疎洩，是「狃於近利而闕於遠患也」。盧和亦作警語，稱有瘴服之可也；無瘴服之實損正氣，有「開門延寇之禍」；<sup>299</sup>陸以湑《冷廬雜識》更詳為說解：

醫書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沈降，破洩真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為氣府，居膈上，為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

<sup>292</sup>郁永河《裨海紀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四四，1959）卷一·竹枝詞，頁1。

<sup>293</sup>黃逢昶《臺灣生熟番紀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五一，1960）臺灣竹枝詞，頁21。

<sup>294</sup>相關題詠與評價參見注98。

<sup>295</sup>《台灣詩乘》（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卷三，頁155。

<sup>296</sup>參見注17所引范成大詩，原詩見《石湖居士集》（《四部叢刊》初編）卷十六。

<sup>297</sup>《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卷三十。

<sup>298</sup>見《蘇軾詩集》卷三十九。

<sup>299</sup>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五卷·檳榔集解，頁67520-67521。

檳榔也。」此論檳榔之害最為切要。知非特無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檳榔者其鑒之。<sup>300</sup>

凡此，所謂「中虛洩氣」、「狃於近利而闕於遠患」、「開門延寇」、「無瘴之地不可食」，均是由保健觀點指出食用檳榔不可不知的副作用。

## 五、風格另類的台灣檳榔文化

台灣與中國有正式隸屬關係的開始，雖然可以上溯至元朝時期在澎湖設澎湖巡檢司，但是當時並未有實質的建設，直到明鄭時期以台灣做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在陳永華的規劃推動下，才開始較有規模的建設台灣。一六八三年，清派施琅攻下台灣，結束鄭氏王朝在台的統治；一六八四年，台灣在爭議中被納入版圖，然而清廷為防範台灣成為叛民的據地，因此頒布「渡台禁令」，有一連串限制人民來台以及駐台官吏攜眷的措施。此外，為防移民與原住民<sup>301</sup>衝突，早期限制移民入墾其土地；而且清人並未實際設官統治全台，廣大的土地，散居著大大小小的原住民部落。而在這樣的特殊背景與墾植政策之下，台灣土地上的植物資源便顯得極為特別，因為植物既是供給生活所需的重要來源，也可能是觸目所見的景觀特色。而這樣的資源與景觀特色，不僅影響庶民生活，可能也是明鄭時期以來，來台官吏或新移民於大陸本土所未曾見者；也可能是昔所曾見，但與台灣原住民的利用情形不同，甚至評價迥異。而且四百年來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變遷，新舊移民與原住民的文化交相影響融合的結果，可以發現由植物所衍生的文化現象既不免受中國傳統文化濡染，也發展出台灣本土文化的特殊風情，而且隨著台灣工商業發展與社會結構、生活型態的轉變，可能不斷改變其歷史定位與文化意涵。

若以文化融合觀點加以檢視，古代文獻中有關檳榔受到南方小國重視與喜愛的記載，在早期的台灣也頗有類似情形，不僅嚼食檳榔者眾多，並普遍應用於社交與禮俗。部分文獻資料推測檳榔可能是荷蘭人據台時自南洋引進種植；也有學者認為檳榔與台灣的淵源可能更早。因為土宜適合生長，產量多，身價不似在中原般珍貴，但是其社交功能卻趨強，不僅用以解瘴癘，也是待客佳品、婚嫁聘禮，並具排怨解紛之用。庶民生活對檳榔倚賴日深，甚至衍生一些奇特的風俗習慣，遂形成風格另類的檳榔文化。

### （一）日食不繼而檳榔不離於口

連橫《台灣詩乘》曾指出：

<sup>300</sup>《冷廬雜識》卷七·檳榔，頁371。

<sup>301</sup>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的馬來人種，其起源大抵有島外發源與祖居台灣之說。在早期，原住民被稱為「蕃」，1930年後稱「高砂族」，戰後改稱「山胞」，民國83年修憲時，正式立名為「原住民」。早期台灣原住民被稱為「蕃」，在文獻上只大分兩類：生蕃(高山族)，和熟蕃(平埔族)，直到1895年日本治台後，大批日本學者來台研究土著文化，才有較明確的學術分類。

乾隆時進士謝家樹，乾隆十七年任臺灣府學教授，曾謂：『臺灣素產檳榔，幹直而聳，高可二三、丈，葉大如鳳尾，隨風搖曳。秋初子熟，采而剖之，和以蠣灰、裹以萋葉，男女耽嚼，昕夕不絕。訂婚享客，以此為禮；謂食之可辟瘴也』……而臺人謂檳榔一包曰一口，《北戶錄》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亦有所本矣。余閱施霄上集中有詠檳榔子排律一首，可謂本地風光，為錄於此。<sup>302</sup>

另有詩云：

博物曾看選賦詳，仁頻著號即檳榔。平林幹聳千竿直，近宅花迎十畝香。綠繞群呼青子熟（臺人呼為青子），紅殘偏許白丁嘗。村墟趁市皆充案，閨閣成珍半貯藏。淡可療飢醫苦口，津能分潤滴枯腸。非關飽腹有茶癖，未必酩顏是酒鄉。盡日交遊持以贈，不時咀嚼味尤長。瀛孺自昔稱多瘴，佳實功宜補藥方。<sup>303</sup>

除了記載臺人嗜食檳榔的風俗，也十分肯定檳榔的醫藥之功。臺人食檳榔，起初可能是著眼於去瘴解癘，又能應酬交際，如《東瀛識略》所載：

正月一日元旦，家家結羽彩在門首，至初五日，各家燈火長明，男女衣裳楚楚，入廟焚香、燒金紙，親朋造門賀正，相見以手作揖，曰「拜正」，或用名片相探，客造門，先以糖粿相請，曰「乾茶」，次以檳榔，繼以茶……

男女多食檳榔，凡有客來往，先以檳榔為先，次以茶。或說檳榔能除瘴氣，故以多食此物。<sup>304</sup>

解癘氣之外，亦有驅寒之效：

噶瑪蘭在臺之北界，濱於海，其氣候與臺郡迥異，臺郡多煖，噶瑪蘭多寒，雖盛夏不敢服絡繹，東南風起，入人腠裡，以致頭暈。土人以青布裹頭，護其陽明，多嚼檳榔，解其瘴癘。<sup>305</sup>

但嚼食之風日盛，遂漸次成癮，如《東瀛識略》所載：

男女尤嗜檳榔，咀嚼不去口，日茹百餘文不惜，客至必以獻，不以茶酒為敬……娼家遇客至，利其貲，不利其去，潛以妓口嚼餘檳榔汁濡客辮尾，客即留連不忍他適。<sup>306</sup>

臺俗豪奢，平民宴會，酒席每筵必二兩五六錢以上，或三兩四兩不等。每設十筵八筵，則費中人一一家之產矣。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街衢。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為下衣，寬長曳地。輿夫多袒裸，而繭綢綿綢褲

<sup>302</sup> 《台灣詩乘》卷三，頁155。

<sup>303</sup> 同注38，卷二，頁51。

<sup>304</sup> 《諸羅縣志》嘉義管內采訪冊·打貓南堡·婚姻與雜俗條所載，頁43。

<sup>305</sup> 《噶瑪蘭志略》卷首·天文志·氣候，頁6。

<sup>306</sup> 《東瀛識略》卷三·學校·習尚，頁34-36。

不可易也。家無斗米，服值千緡，饘粥弗充，檳榔不離於口；習俗相沿，餓死不變。則夫崇獎節儉，稍示等威，實轉移風俗之急務也。<sup>307</sup>

土人啖檳榔，有日費百餘錢者，男女皆然，行臥不離口；啖之既久，唇齒皆黑，雖貧家日食不繼，惟此不可缺也。解紛者彼此送檳榔輒和好，款客者亦以此為敬。<sup>308</sup>

貧家寧饗飧不繼而費錢啖檳榔，可見嗜食成癮之深！

## (二) 以檳榔排怨解紛

據《諸羅縣志》、《新竹縣志》、《澎湖廳志》所載，檳榔在清代台灣社會頗具排怨解紛之用：

閩里所有雀角之爭、詬誶之怨，大則罰戲，小則罰檳榔、香餅，分諸鄰右，俾知孰是、孰非，以解兩造之怨。<sup>309</sup>

檳榔一物，嗜食者齒常黑，謂可避煙瘴；嘉、彰尤盛，每詣人，則獻以示敬；遇小詬誶，一盤呼來，彼此釋憾。<sup>310</sup>

偶有雀角，或先投紳衿之洽望者為評曲直，因而和解之；或怒目相仇，勢洶洶不可遏，及旁人開導，令理曲者奉檳榔賠禮，無難渙然冰釋。……臺灣最尚檳榔，澎人則否，惟請客者必先之，以檳榔取紅紙包裹併請帖以往，蓋致敬之意。<sup>311</sup>

閩里間的詬誶爭怨，竟能以檳榔賠禮而渙然冰釋，足見台人甚嗜食檳榔，因此在人際互動中能收排怨解紛之用。

## (三) 婦女曾以黑齒為妍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載：

臺地男女均嗜咀嚼不去口，唇齒皆殷。客至，必以獻，即以代茶。婦人嚼成黑齒，乃稱佳人。臺人呼檳榔為棗，細嚼，麻縷相屬；即大腹皮。剖其中含水少許，甚甘。逮成粒，即雞心檳榔。既熟，則如雞卵，縐而紫黑，以萋葉、石灰食之刺口。<sup>312</sup>

劉家謀〈海音詩注〉亦指出：

<sup>307</sup>《東瀛識略》附錄·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甲辰，頁50。

<sup>308</sup>《東瀛識略》卷三·記氣習，頁28。

<sup>309</sup>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五八，1962)嘉義管內采

訪冊·打貓南堡·婚姻與雜俗條所載，頁34。

<sup>310</sup>鄭鵬雲、曾逢辰同輯《新竹縣志初稿》(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六一，1959)卷五·考一·風俗·閩粵俗，頁178。

<sup>311</sup>林豪《澎湖廳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六四，1963)卷九·風俗·風尚，頁323。

<sup>312</sup>《臺陽見聞錄》卷下，頁166。

婦女吸生煙、喫檳榔，日夜不斷。若夫夕陽已西、初月欲上，賣花者盈門闌焉。茉莉四時常開，佛桑、含笑、睡香、月桂、鷹爪蘭之類，流香送馥，簇擁烏雲，不惜青蚨一擲也；日費蓋不止杖頭矣。……婦女以黑齒為妍，多取檳榔和孩兒茶嚼之。按「彰化縣志」番俗考：『男女以沁澀或芭蕉花擦齒，令黑』；蓋本番俗也。……里閭構訟，大者親鄰置酒解之；小者饋以檳榔，不費百錢而消兩家睚眦之怨。余嘗為贊曰：『一口之貽，消怨釋忿；胡文告之煩而敝其唇吻』。<sup>313</sup>

另如《安平縣雜記》風俗條云：

臺南之地，民非土著，原係移居閩之漳泉、粵之潮惠，五方雜處，皆無一姓。俗尚奢華，南北不同，男辮髮，女裹足，猶其俗例；尚黑齒而嗜檳榔，除老病而吃阿片，此則習俗之慣也。<sup>314</sup>

《恒春縣志》所載〈竹枝詞〉也形容：

堪笑鄉愚寡見聞，些些曲直竟難分。欲教省事憑何法，罰箇檳榔便解紛。<sup>315</sup>盤頭一辮好青絲，莫笑儂粧未合時（婦女挽髻者少，多係打辮盤頭）；嚼得檳榔紅滿口，點唇不用買胭脂。<sup>316</sup>

綜上所述，可知早期台灣在赤崁（台南）、安平、諸羅（嘉義）、恆春、鳳山、彰化、大甲、苑裏（苑里）、噶瑪蘭（宜蘭）、淡水、澎湖等地，包括平埔族或漢人移民都可見嚼食檳榔情形<sup>317</sup>，有人甚至到了行臥不離口，唇齒皆黑的程度，女子還以黑齒為妍。檳榔在早期台人的人際互動中不僅具有排怨解紛與宴客的社交功能，也成了婚嫁的聘禮之一，甚至妓女還偷偷用上自己嚼吐的檳榔汁來濡染尋芳客的辮尾，使之流連，毋怪乎對於許多清朝來台官吏或文人而言，這些現象真是可發為題詠的奇風異俗。<sup>318</sup>

<sup>313</sup>劉家謀《臺灣雜詠合刻》（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二八，出版年不詳）。海音詩注，頁 15-25。

<sup>314</sup>《安平縣雜記》·風俗，頁 9。

<sup>315</sup>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七三，1966）。癸部·藝文(二)·詩詞·鳳山竹枝詞，頁 511。

<sup>316</sup>胡徵《恒春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七五）卷十四·藝文·恆春竹枝詞八首，頁 249。

<sup>317</sup>由本段所引《諸羅縣志》、《新竹縣志》、《澎湖廳志》、《安平縣雜記》、《鳳山縣采訪冊》、《恒春縣志》與注 14《苗栗縣志》所引《赤嵌集》、《淡水廳志》等文獻可知之。

<sup>318</sup>如張湄〈檳榔〉詩：「睚眦小忿久難忘，牙角頻爭雀鼠傷，一抹腮紅還舊好，解紛惟有送檳榔」（蔡振豐《苑裏志》下卷·文徵，頁 108，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四八，1960）即標示了檳榔的禮節作用；孫爾准〈番社竹枝詞〉：「檳榔送罷隨手牽，紗帕車螯作聘錢，問到年庚都不省，數來明月圓幾回」（《重修臺灣府志》（范咸《臺灣文獻叢刊》/一〇五，1961）卷十四·風俗(二)·番社風俗，頁 427）；〈赤崁竹枝詞〉：「檳榔葉逐時新，箇箇紅潮上絳唇。寄語女兒貪黑齒，瓠犀曾及衛夫人」（陳肇興《陶村詩稿》卷四·己，頁 50，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四四，1962）；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綠陰陰處打檳榔，蘸得筠簪待（按：「詩簪」作「持」）勸郎；願郎到口莫嫌澀，箇中甘苦郎細嘗」（《臺灣詩鈔》，卷十四，頁 256，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二八〇，1960）；孫元衡〈食檳榔有感〉詩二首：「竹節□根自一叢，連

#### (四) 食用檳榔筍

檳榔除了果實具食用功能之外，俗稱半天筍的檳榔樹生長點及花苞，在台灣也被視為珍饈佳肴，《東瀛識略》對其美味與珍貴有如下的描寫：

臺灣多竹，而筍味均苦，不可食。別有檳榔筍，乃樹頂初出嫩尖，巨如人臂，剝去外殼，僅比茭白略長，味甘鮮且嫩於筍。其樹直上無枝，高一、二丈，折其尖則萎，故得之不易，價甚昂。<sup>319</sup>

連橫《雅言》亦稱：

半天筍，檳榔也。幹高兩三丈，葉如鳳尾，搖曳空中，遭風摧折，取其葉心，切片炒肉，較之春筍，味尤甘脆……，故非樹倒難扶，未易嘗此奇味也。  
320

因嶺南以北少有檳榔樹，檳榔筍可說是罕見於其他地區的台人特殊食材，食用源起不可考，或許本是先民見樹倒而生惜物之情的意外發現，但物以稀為貴，價昂的檳榔筍遂成珍饈。

#### (五) 檳榔在原住民生活中具特殊意義與用途

據文獻資料來看，早期台灣地區高山族的原住民中，鄒族、布農、泰雅族，並沒有嚼食檳榔的習慣，而平埔族和東部及南部的各族群則十分嗜食檳榔，且偏好大且硬的檳榔，添加物為石灰、荖藤。此外，檳榔在原住民日常生活中常常具有特殊意義：<sup>321</sup>

阿美族社會中，檳榔除了可待客、做為請親友或鄰居幫忙時的酬勞、違規賠罪的償金；也是訂親、結婚時不可或缺的禮物與表示愛意的象徵；更是各種祭儀中的重要祭品。在阿美族人的眼中，檳榔子因為內含水份，味道很甜，一如母親奶水，所以還有象徵母親的意義。

達悟族人以青仔象徵女孩，荖藤為男孩，白灰表愛情或感情，所以少男如

---

林椰子判雌雄(檳榔不與椰樹間栽，則花而不實)。醉醒饑飽渾無賴，未必於人有四功」；「齒頰添香生酒量，檳榔古賁佐扶留。青青盛向金杵小，拾翠佳人減卻愁」(《赤崁集》卷一·乙酉，頁14及卷二·丙戌，頁38，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一〇，1958)云云等，均提及檳榔待客及解紛和息之社會功能。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瓚《台海使槎錄》中更曾詳細描述「倒吊子」及嚼檳榔「唾如膿血」的情形(《臺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物產，頁51-71)。

<sup>319</sup>《東瀛識略》卷五·海防·物產，頁57。

<sup>320</sup>《雅言》(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六四，1963)，頁84。

<sup>321</sup>有關原住民應用檳榔情形，係綜合塔山自然實驗室《塔山文集·民族植物隨筆》與《台灣原住民之美》(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年)；鈴木質《台灣原住民風俗誌》(台北：臺原出版社，1992)；伊能嘉矩，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行》(台北，遠流出版社，1997)；陳柔森主編，陳若雲、葉婉奇譯，《走過土地認識人民：台灣慣習記事資料彙編(1)》，台北，原民文化出版社，1999；米干幹·理佛克《原住民族文化欣賞》(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民族植物學》(台北：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1999)有關原住民民俗風情之論述。

果在夢中，見到認識的少女種檳榔和老藤，表示和她有緣。當女人懷孕時，先生夢到自己種老藤，表示會生兒子；夢見自己種下檳榔樹，則是生女的預兆。

排灣族部落，檳榔圍繞住家四周，因為檳榔在該族人的生活中佔有極重的份量，除了是交際應酬的必備食物，也是婚禮上不可缺少的禮品，以往排灣族平民家種的檳榔樹，第一把檳榔要獻給頭目，做為繳納地租的象徵。魯凱族以往的田地，檳榔和芋麻是必種的作物，該族以亭亭玉立的檳榔樹，形容端莊的淑女。

卑南族的生活中，檳榔除了食用外，更是祭祀及施巫術時所不可或缺。卑南族的海祭、小米祭、聚落灑淨祭、境界拒邪祭的祭品，檳榔是無可替代的物品。祭祀時，檳榔要先除去其子（實）蒂，用小刀縱割，再置入若干陶珠於割口中，並將割口朝向神位或祈祝所向的方向以資供奉。至於施行巫術時，巫師會使用陶珠、鐵鍋片、香蕉葉等等，檳榔則無可替代。

至於檳榔樹幹，早年曾是原住民族充作住屋樑柱的好材料；而檳榔葉鞘型如小船，只要把兩端固定，再以竹枝穿過，便是用以盛煮湯水的天然鍋具。

#### （六）檳榔的評價與社會進步成反比

隨著臺灣環境的開發與工商業的發達，嚼食檳榔的人口有增加趨勢，檳榔的需求量增加，許多山坡地因而紛紛開墾改植檳榔。但當砍伐山坡地原有樹木而大量種植樹高根淺的檳榔，大量砂土也因而流失，於是颱風時樹倒釀災或豪雨引發土石流的情形時有所聞。<sup>322</sup>其實破壞水土保持的元兇當然不只檳榔，但是當社會文明逐漸提升，嚼食檳榔時滿嘴鮮紅與隨地吐其渣滓的行為舉措，實在有損環境衛生與國民形象。加上業者為了賣相美觀將檳榔漂白，而灰泥配方的調製上也存在著疑慮，這都有害健康。<sup>323</sup>至於僱用穿著清涼的「檳榔西施」

<sup>322</sup>陳信雄〈檳榔—台灣澇旱之災的始作俑者〉一文指出檳榔園一年一公頃所消耗的水量約為十萬公噸，以 1995 年全省四萬公頃的檳榔園面積來算，一年損失的水量多達四十億公噸，是全省一年地下水滲透量的 40%，等於全省一年的工業用水、飲用水的需要量。再者，中南部檳榔園地層風化從 30 公尺到 60 公尺，造成檳榔園大量的土砂流失，一年一公頃土砂量為 5 萬到 20 萬公噸，地下水一年平均下降為 5 至 20 公尺，因此，不管是中南部的旱象或是一雨成災，檳榔園實難辭其咎，詳見《科學月刊》26：9，（台北：1995）。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從大地的反撲到台灣檳榔文化的省思〉一文中也指陳台灣土地每當颱風或豪雨來襲，甚或是九二一震災之所以造成嚴重損失的遠因，是早年國民黨政府來台，為了解決大批軍人生計問題，將花東地區及中央山脈橫貫公路沿線大量土地，撥歸退輔會成立農場，引進了溫帶水果及高經濟作物的土地開發模式，誘發平地資本上山大肆侵佔山坡地超限利用；近因則是因為濫墾山坡地改植淺根、固土能力差、水源涵養差的檳榔所致，詳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觀鳥、觀心、觀自然》（台北，2001）。

<sup>323</sup>根據醫學研究顯示：檳榔本身的粗纖維易導致牙周病變，此外，檳榔中之紅灰及白灰都含相當高的碳酸鈣，易造成碳酸鈣中毒而腎衰竭；而且石灰會使口腔環境變成鹼性，誘使檳榔中的某些成分釋放出游離基而引起細胞變性；且檳榔成分之一的檳榔素和檳榔鹼也都具有致突變性的可能。而在嚼檳榔過程中，口腔黏膜和檳榔成分中不同濃度的生物鹼及多種亞硝基胺化合物接觸也可能導致病變，相關醫學論述不勝枚舉，本文論述主要參考謝天渝，〈檳榔與口腔癌〉，《高醫醫訊》16：8（高雄，1997.8）；車參莉、李文宗〈口腔癌之流行病學〉《防癌雜誌》18 期，（台北，1993）頁 3-4；陳國成等〈檳榔問題面面觀〉《科學月刊》26：9，（台北，1995）頁 718-728；韓良俊〈紅唇心事——檳榔危害知多少〉《科學月刊》

來吸引男性消費者的促銷手法，對社會風氣、善良風俗更有不良影響。尤其許多醫學研究的結果，都指出檳榔果中的「檳榔素」具有致癌性，加上石灰、荖藤等添加物的共同作用，長期刺激的結果易致諸多病變，也時有因嚼食檳榔中毒死亡的案例發生。<sup>324</sup>因此在土地開發、環境衛生改善及醫藥發達之後，檳榔既已發揮不了「制瘴下氣」、「驅蟲消食」的功效，反而被視為有害健康、有違善良風俗，這種習慣或嗜好當然也就越來越不見容於文明社會。

時至今日，在台灣從種植、產製到販售與嚼食檳榔，可以說已經形成一種非常特別的文化現象，儘管醫學研究已發現長期嚼食檳榔對健康的不良影響，也曾有因嚼食檳榔中毒死亡的案例發生；環境學者更殷殷呼告種植檳榔對於環境的危害，但不可諱言的是它已然成為社會勞動階層中，部分人口一種不易改變的習慣，更有許多從業人員的生計與檳榔休戚相關，<sup>325</sup>因而在庶民生活經驗中又演繹出一套論述來對抗官方或學術界對檳榔的負面評價，甚至學界也有人認為當今社會檳榔已然受到「污名化」，其致癌性論述也有待商榷。<sup>326</sup>儘管這樣的力量不足以改變非檳榔族的觀感與相關科學數據所指向的研究成果，但是這種現象卻也凸顯檳榔族的嗜食動機與生理需求是值得關心與了解的另一課

---

26：9，（台北，1995）；鄭景暉《檳榔嚼塊的化學致癌性暨其防制：現況與未來》（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2000）等篇章。

<sup>324</sup>檳榔鹼和植物鹼被發現可能誘發支氣管痙攣、冠狀動脈血管梗塞、心律不整、呼吸衰竭、心肌梗塞，嚼食檳榔後如果發生頭昏眼花、心悸、呼吸急促，就是檳榔中毒症狀。特別是不慎吃到俗稱「檳榔王」的「倒吊子」（長在整串檳榔的最上面，而且果實朝天長，和多數的檳榔生長方向相反），因為所含的檳榔鹼和植物鹼約為一般檳榔的兩倍，可能引發中毒而心律不整或心悸、呼吸困難而危及性命。摘自林淑芬〈常吃檳榔也會引毒上身〉，《自立晚報》（台北，1999.03.26）醫療保健版。

<sup>325</sup>據民國八十三年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台灣約有三百多萬的吃檳榔人口，檳榔相關的工作人口（包括採收，行銷及販賣）約兩百萬，檳榔族加上檳榔企業約五百萬人，而且檳榔事業還有往上攀升的趨勢，一年中因吃檳榔所花的費用約一千五百億台幣以上。據農委會估計，當時全台檳榔種植面積約五萬公頃，數千萬株的檳榔樹，成為全台僅次於稻米的第二大農作物；至民國九十年國內檳榔栽培農戶數約 70,000 戶，種植面積約 56,000 公頃，年生產量約 160,000 公噸，產值約 136 億元。相關資料取材自 <http://www.coa.gov.tw> 行政院農委會網站。

<sup>326</sup>如檳榔業者或是嗜食檳榔的紅唇族都強調嚼食檳榔可以「提神」、「健齒」、「助消化」。也有學者從歷史文化的觀點來探討嚼食檳榔的因由，如尹章義〈臺灣檳榔史〉《歷史月刊》35 期（台北，1990），頁 78-87；葛應欽〈嚼食檳榔的文化源流〉《健康世界》162 期（台北，1999），頁 32-34；王蜀桂《臺灣檳榔四季青》（臺北：常民文化，1999）；謝武彰《赤腳走過田園》（臺北：民生報，1985）；吳哲良〈嚼爛美學：檳榔消費（消耗）的文化象徵分析〉（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2004）；蔣淑如〈清代台灣的檳榔文化〉（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1）。更有學者是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來檢視官方與學術界的論述，認為所謂的「社會正義」並非客觀道德標準，而是權力與知識相互滋生下所交織出來的政治論述，如林崇熙〈檳榔、知識與社會正義的辯證〉（台北，第一屆台灣 STS 研習營，2004）；林奕鼎《檳榔文化作為一個鬥爭的場域》（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而檳榔導致牙周病與誘發口腔癌的可能性，雖已有許多文獻努力去證實，然而，學術界卻也有一些研究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如黃湧澧、林立民、葛應欽〈檳榔塊與口腔癌〉《公共衛生》19：4（台北，1993），頁 371-383；楊奕馨《檳榔嚼塊與口腔癌流行病學研究》（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2000）等則指出檳榔子或其添加物是否致癌的證據尚待加強。

題。

此外，土地不當開發的禍首其實不只檳榔一椿，諸如闢建高爾夫球場、高山公路，種植高山茶、高山蔬菜、高山水果等等皆難辭其咎，而商人在逐利行為與道德良知之間的拿捏、社會大眾環保概念的灌輸與落實等等，又是另一值得關切的議題。多年來有關單位雖然致力於拒食檳榔的宣導，然而卻也無法改變台灣街頭隨處可見檳榔攤的事實。若能在既有之斷代或地區性研究以及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從文化觀點一步爬梳探究檳榔這種植物的特性以及嚼食風氣的由來與演變，了解其特殊背景與發展脈絡，或許有助於更客觀地評價文明社會中的檳榔，從而啓發更宏觀的思維以面對文化承傳與社會進步間的取捨矛盾。

## 六、結語

檳榔這種熱帶植物，很早即被發現具有去瘴消食、下氣去痰等療效。雖早在漢代即已傳入中國，但中原土宜並不適合生長，因此曾是南方藩屬之國進獻中土的貢品，屬貴胄之家才有機會品嚐的珍稀之物，也被應用於社交往來。隨著政權更替，政治經濟重心幾度南移，南土既漸次開發，醫藥也日趨發達，古所謂「瘴鄉」已不復往日令北人卻步，藉嚼食檳榔以解瘴癘的功能儘管日漸式微，但交廣瓊台一帶檳榔的種植不減，吃食方式也不斷翻新，更被廣泛應用於祭祀或婚嫁儀節、待客解紛而流布漸廣。

隨著時代進步發展，嚼食檳榔時滿口紅汁，久而脣齒皆黑的模樣，以及嚼啗之後吐其汁滓的行為習慣，也越來越不見容於文明社會；若從醫學研究的發現來探討嚼食檳榔對健康的危害，更是教人心驚。而且大量種植檳榔，對水土保持與生態維護也可說為害甚鉅。

綜觀檳榔文化在中國歷史中的發展，其功能由早期的外交貢品、醫藥療效、人際社交，到如今多供提神解饑之用；其定位從漢武帝用兵南土所獲的戰利品，而後成為帝王貴族社之家的奢侈品，之後又成為南土瘴鄉所倚重的保健品，到如今被視為有害健康、有損國民形象、敗壞社會風氣、破壞環境衛生與水土保持的代名詞，其交際功能也退縮至社會中下階層的部份人口，而且形成一種很另類的檳榔文化，更衍申出一連串有關社會風氣、道德問題、消費者嚼食動機與生理需求、庶民文化的保存與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的廣泛討論。雖然這些問題並非短時間內能妥善因應或解決，但回溯歷史文化，在了解古今時空背景差異、嚼食成癮不易戒除的諸多事例，以及古人業已由健康觀點指出諸多禁忌之後，或許紅唇族對於政府拒食檳榔的宣導較不致偏執地視為是文化霸權的壓迫；而社會大眾在了解檳榔文化的流變之後，或許也能不只是視之為反智之舉，而願進一步深入關懷其嚼食動機與生理需求，進而提出更為周延的針砭之道。因此在文化承傳與社會進步之間，有關檳榔的風俗流變問題，背後實在牽涉到許多值得深入去關心與了解的課題。

回顧歷史變遷中的檳榔文化，可說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又衍生出更為另類

的台灣風情；而且由早期具有醫療、社交功能的定位，轉變為如今有害健康、破壞水土保持、有損國民形象，甚至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的不良評價，其遞嬗之跡與質變結果，實在發人省思也深具文化意涵！

## 參考文獻

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 一、專書

- 丁紹儀，《東瀛識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不著撰人，《三輔黃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觀鳥、觀心、觀自然》，台北：著者，2001
-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民族植物學》，台北：著者，1999
- 王蜀桂，《臺灣檳榔四季青》，臺北：常民文化，1999
- 王闢之，《澗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1981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9
- 伊能嘉矩，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行》，台北，遠流出版社，1997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原住民之美》，台北：著者，2002
-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1996
- 朱景英，《海東札記》，台北，大通書局，1987
-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臺二版，1967
- 米干幹·理佛克，《原住民族文化欣賞》，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2
-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1958
-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 李昉等，《太平御覽》，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1968
-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李善等，《增補六臣注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80
- 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3
- 林豪，《澎湖廳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3
-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8
- 沈光文等，《臺灣詩鈔》，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沈茂蔭，《苗栗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2

-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1985
-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1
- 胡徵，《恒春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柳宗元，《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臺二版，1967
- 祝穆，《方輿勝覽》，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據宋嘉熙三年（1239）建安祝氏刻本影印本
-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孫元衡，《赤坎集》，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8
-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1 第一版
- 曹霑，《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1984 革新版
- 張子良、張夢機，《唐宋詞選注》，台北：華正書局，1982
-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台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
-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9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7
- 黃逢昶，《臺灣生熟番紀事》，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臺二版，1967
- 嵇含，《南方草木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1999
- 楊奕馨，《檳榔嚼塊與口腔癌流行病學研究》，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2000
- 楊萬里，《誠齋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臺二版，1967
- 歐陽修、宋祁，《新校本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賈思勰，《齊民要術》，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
- 鈴木質，《台灣原住民風俗誌》，台北：臺原出版社，1992
- 趙汝适，《諸番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8
-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劉家謀，《臺灣雜詠合刻》，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不詳
- 連橫，《台灣詩乘》，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連橫，《雅言》，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3
-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 葉申薌，《本事詞》，台北：新文豐《詞話叢編》，1988
- 葉權，《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1987
-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陳柔森主編，陳若雲、葉婉奇翻譯，《走過土地認識人民：台灣慣習記事資料彙編（1）》，台北，原民文化出版社，1999
-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7
- 陳肇興，《陶村詩稿》，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謝武彰，《赤腳走過田園》，臺北：民生報，1985
- 蔡振豐，《苑裏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60
- 鄭景暉，《檳榔嚼塊的化學致癌性暨其防制：現況與未來》，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2000
- 鄭鵬雲、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1959
-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魏徵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1
-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唐宋筆記叢刊》，1985
-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 釋惠洪，《冷齋夜話》，台北縣：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1966
- 蘇軾，《蘇軾詩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 再版
- ## 二、報紙期刊與研討會論文
- 尹章義，〈臺灣檳榔史〉《歷史月刊》35期，（台北，1990），頁78-87
- 車參莉、李文宗，〈口腔癌之流行病學〉《防癌雜誌》18，（台北，1993）頁3-4

林淑芬，〈常吃檳榔也會引毒上身〉，《自立晚報》（台北，1999.03.26）醫療保健版

林崇熙，〈檳榔、知識與社會正義的辯證〉《第一屆台灣科技與社會網路研習營議程論文》，2004

陳信雄，〈檳榔—台灣滂旱之災的始作俑者〉《科學月刊》26：9，（台北，1995）

陳國成，〈檳榔問題面面觀〉《科學月刊》26：9，（台北，1995），頁718-728

黃湧澧、林立民、葛應欽，〈檳榔塊與口腔癌〉《公共衛生》19：4，（台北，1993），頁371-383

葛應欽，〈嚼食檳榔的文化源流〉《健康世界》162，（台北，1999），頁32-34

謝天渝，〈檳榔與口腔癌〉，《高醫醫訊》16：8，（高雄：1997）

韓良俊，〈紅唇心事——檳榔危害知多少？〉《科學月刊》，26：9，（台北，1995）

### 三、學位論文

吳哲良，〈嚼爛美學：檳榔消費（消耗）的文化象徵分析〉，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林奕鼎，〈檳榔文化作為一個鬥爭的場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蔣淑如，〈清代台灣的檳榔文化〉，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四、電子文獻與網站資源

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www.lib.twcat.edu.tw/database/link>

行政院原住民族資訊網 [www.apc.gov.tw](http://www.apc.gov.tw)

行政院農委會網站 <http://www.coa.gov.tw>

維基百科 2008.4.20 [www.wikipedia.org](http://www.wikipedia.org)

塔山自然實驗室 <http://www.tnl.org.tw/article/article.htm>

# **Betel Nut's Present and Past See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Ming-Yi Chou**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Abstract**

Betel Nut is a kind of tropical plant. It has the curative effect on malaria and sputum elimination. Since it is not suitable to grow in central China, it used to be a tribute that southern subordinated countries pay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is also something precious that only rich people can enjoy. After it i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 certain level of impact on custom and folklore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progress and develop, the so-called “malaria town” in ancient times no longer exist. The medical function of betel nut has apparently disappeared. The image of chewing betel nut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olerable in a civilized society. It is even more astounding to look at the health damage of chewing betel nut from a medical viewpoint. Besides, vast betel nut plantation has seriously hurt the conservation of water and soil and the maintenance of ecosystem.

Looking back into the betel nut culture that has been through historical transition, it is fair to say that betel nut has turned itself into a different kind of Taiwanese style from the influence of long tradition; from possessing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early days to the negative value nowadays of hurting health and damaging image, betel nut's falling trek and qualitative change result is not only allowing people to think about but also revealing its deep cultural meaning.

**Keywords: Betel Nut, Custom and Folklore, Cultural Connotation**